# 國朝漢學師承記

#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

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强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

休寧戴氏解尙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記之七

劉台拱

鍾褱

徐復

汪光曦

李鍾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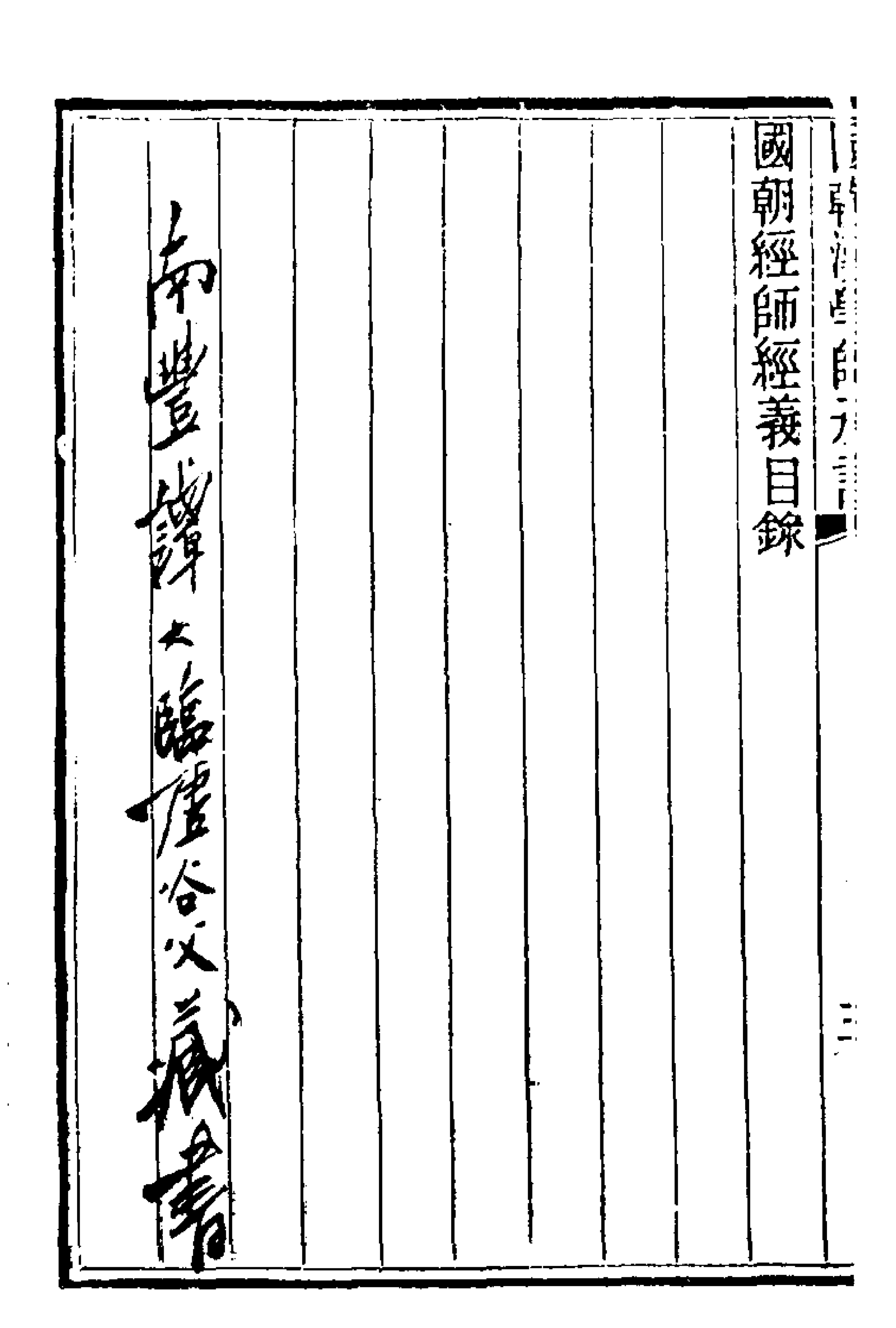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南豐譚大臨虛谷父藏書

#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甘泉江　藩纂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横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

氏僞作
世字

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
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
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
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
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
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
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
外戚之貴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
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甝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
師承淩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

劉炫
劉焯

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閒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閒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尙。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櫜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卽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惜乎孔沖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甯。論語則

專主平叔棄鄭尊荀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傎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

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

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勅爲是書頒之學官

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

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綫九章之術

天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

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

二十二年
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
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
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
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
勅戶部尙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
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
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
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
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卽位之後卽刊行

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彚纂。書經傳說彚纂。皆
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
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
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為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
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督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旣與地乎侔。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
詔儒臣排纂
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

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
恒等奉
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
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
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
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
殽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探三家之精華。斥
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
之外。若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辦開成廣政之

陋。又刻

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騖仁義之塗矣。我

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翕然與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

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强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

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

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

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

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

字瑒次

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圖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擔膚並仕無門齎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畧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弨　吳玉搢　宋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

文其為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譌沉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

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書也康

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夷。鄭作宅嵎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眞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則與今文文

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愼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眞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

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祗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繼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

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

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予云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歟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

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豫章。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

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尚書歸里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

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

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

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
帳二十八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
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
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
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
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
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
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

答。子樂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强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

張弨力臣



之黃太沖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驢待訪錄指其繆誤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為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同時山陽有張弨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敘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

務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謬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辤受之辤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褱抱之褱則不從心而褱袖之褱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麐字也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壺而隸無壺字故借爲烟煴又借煴而爲絪縕若氤氳乃俗字而絪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

之爲鵰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鵰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古作𠌶通作𦾓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强則蚚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纍纍之纍省而爲累非積絫之絫論序字曰序庠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气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亦以氣爲气而加食字爲餼贅矣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儁則肥肉也凹乃弓之横體引弓射隹故曰得儁非俊也今加人於儁旁通以

爲後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芾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芾之重文曰韍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爲芇非也又改韋作系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大畧如此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証爲顧況書援據甚核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

吳玉搢 藉五 山夫 宋鑒 半塘 元衡

炎武爲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彫本是也力臣之後有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爲之辨証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間游京師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考後以廩貢生官鳳陽訓導卒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濳邱之學半塘名鑒字元衡世居運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鄞縣蒞鄞七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有政聲士民立生

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弟某爲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署中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潛邱古文尚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尚書攷辨四卷嘗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坿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仆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神哉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

宋葆淳 師初 芝山

張敦仁 古餘



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赳螑注張揖曰沛艾駊騀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卿與附益無二又非通借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不可得聞矣又有易見尙書彙鈔漢書地理考詩文集藏於家子葆淳字帥初一字芝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卯舉人隰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工詩古文詞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時陽城張古餘太守與芝山友善太守名敦仁古餘其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應

殿試以知縣用令官吉安府知府於學無所不窺遂於經術尤精天文歷算北方之儒者也

##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渭素習尚書禹貢謂僞孔孔沖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菏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

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覯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

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
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
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
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
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
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然後
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
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
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
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

索出震齊巽一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

皇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
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
學翼眞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
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
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尚書李振裕侍講
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
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
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
法駕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獻諸

黃儀
子鴻

行在有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及書扇又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
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
於家年八十有二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
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
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

顧祖禹
景范



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已也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鈞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遊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戸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 卷

張爾岐
稷若
蒿菴

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畧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淸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疎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張爾岐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

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彦

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

馬驌 宛斯 驄御

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譌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為墓銘而卒

馬驌 王爾脩

馬驌字宛斯一字驄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後為淮安府推官尋奉

裁改知靈璧縣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

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祠名宦驌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强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鉤摭裁纂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繹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顧炎武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

王爾膂
嘉哉
止菴
泡齋

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
垂問驌所著書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
內府同時有王爾膂字襄哉號止庵一號泡齋掖縣諸生讀經宗漢學以為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偽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為

主。然後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其論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旁証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陛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坰林禹吳越備史。勾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

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惠周惕　元龍　研溪

#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甘泉江　藩纂

##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鄉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

士奇文略一
衍真趙揚本
注語
韓大臨識
士奇文君縉門
惠士奇
天牧
半農

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為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為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為。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

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

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儒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着

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粤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旨修鎭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

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襃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

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遠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

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

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恒星最高遂指恒星爲天體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闇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邃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

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

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蕈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鬱然僧厝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

惠棟
定宇
松崖

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家諱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

定宇先生不仕清學高出研漢天牧而先生遂甚譚大識驗



終年課徒自給。饘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幷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揅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

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荄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荄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于亥孳萌于子該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

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謂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本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

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

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為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為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襍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

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太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

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令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

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毁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厲所謂旣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頴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

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廢

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尚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眞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

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
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
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
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
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
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
爲申生妃令尹蔿爲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
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
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

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桓

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寖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賵禭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

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中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議無恒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

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敎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濤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

沈大成 學子 沃田

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荊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証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松厓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艮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

沈彤
冠雲
果堂

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愼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 沈彤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推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

陳季方
陳少章

詠少章精史學形獨以窮經爲事核先儒之異同而求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淸一統志議敘得九品官恥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矻矻終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因歐陽脩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爲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淳黃榦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者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

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同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爲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掊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邈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尙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藩向在京師有夫巳氏問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

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祖免。爲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祖免。既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已氏出鄭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胥成粲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强爲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

案語 譚瑩谷注

自從母之稱至族亦何僅兄弟一節據賈之遺卷首記言迴何秋濤先生遺墨

譚瑩谷識

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緦。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緦。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稱兄弟。此可以發成粲之癥結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愧不能潛心尋討傳文及鄭賈之說。至爲夫已氏所折。乃知果堂肄禮之精審如此。嗟

余蕭客
仲林
古農
布衣二字
是一文家
著意處
以示治漢
陋學不屑與
論唐相同
故也
韓大臨識

予先輩之用心縝密烏可及哉

余古農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慕游粤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若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肆經史博

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犍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謬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瞿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丈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

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遍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恒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嘗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學士笥河先生紀文達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寧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歙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同郡

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者有鋒鍔不可當也先生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軸革家畫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於歌詠哀音微茫有騷人之遺意焉生平著述甚多爾雅稱注雅別鈔悔其少

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秘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鉤沉已入

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鉤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鉤者然沉而未鉤誠如震言若曰鉤而未沉則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於著鉤沉之後且爲足利贋鼎何得謂之鉤而未沉者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鉤沉一書漢晉唐

江聲 鱷濤 叔澐 艮庭



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疾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歎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饑寒切體不能專志壹心從事編輯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歎治生之難蹈不習之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 江艮庭先生

先生諱聲本字鱷濤後改叔澐其先世居休寧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

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集注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

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泰誓三篇。世無其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寖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

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泰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顒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

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循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麰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

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泰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

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秦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參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撫拾典籍以彌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

義
古微 語[illegible]續 三卷
武林胡氏摺板
琳瑯秘室藏書
上文乃[illegible]
[illegible]藤注

故爲此辨此又闡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卽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恒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顧廣圻 千里 澗薲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淳首舉先生
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敎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頲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薲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

徐頲 述卿

褚寅亮 搢升 鶴侶 宗鄭

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頲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 褚寅亮

褚寅亮字搢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